

玻璃眼珠女孩

再見到她時，她已是風韻熟成的中年女子，裝扮入時，遠遠，便微眯起一雙燦亮的眼，夕暮下燦笑著。

雖說一眼便認出她來，但其實身上可供辨識的特徵幾無一處與往昔相同——濃豔的妝、披垂的大波浪卷髮、印染洋裙、鬆墜著編花皮繩的腰、淺駝皮靴，金屬鎖頭晃閃的經典亮橘色凱莉包……。尤其是那不再縮藏眼鏡後、睫毛刷得又濃又翹黑水潭樣洸潑潑的雙瞳，上頭暈開一抹迷霧似的眼妝，霍地撞進我眼底。但究竟為何我仍一眼識認出她？約莫，有什麼像醜皺突起的燙疤深烙靈魂底吧。

她眼帶笑意，說話時略措低下巴，有意無意揚起一對燕翅般尖細深鏤的眼褶，輕輕煽動。我們相視而坐。嘈雜的咖啡館，一旁玻璃窗，碎選的流光緩緩漫動，我把視線自那雙眸挪開，重新校距，以一種糊焦的、禮貌的視角概括她整張臉。

「這些年，經常在像這樣的傍晚時分，我便想起你。」她的水晶指彩來回摳磨著杯口。

窗外殘陽漸退，底下的路人、行車、店家招牌像蒼白的貝殼屍骸曝裸著。對街馬路，打樁機篤篤的聲浪間歇傳盪而來，空氣隱隱波動，雜訊似干擾著我們的對話。我不知回應什麼好，笑笑捧起杯子再啣口咖啡。偶爾我也會想起，縱使已無法勾勒確切面孔，但某些曲徑歧出的莫名時刻，當我闔上眼皮，那一隻獨特的眼睛，就宛如林中夜鴉蒼黃的瞳膜，與我冷冷對覷，教人畢生難忘。

傍晚的中山堂，夕照擲下一圈圈鎏金光環，我們一叢鄙野的毛頭——大哥、二哥、我、淮棠、阿文、宗穎、阿如和阿珍，汗著炭黑的身軀在廣場上奔逐嬉鬧。落日將盡，欲墜不墜，像一灘黃稠稠的蛋液垂懸天際。阿文用手臂揩去一臉油，髒兮兮拉出卡其制服褲袋的毛糙襯裡，嘩啦啦掏出一把晶瑩透亮的彈珠。那是我們最末的散場遊戲。

幽靜廊簷下，只有蟬聲一波波鼓譟。大夥湊頭挨肩，小獸樣趴伏涼滑的磨石子地板，屏氣凝神，眯起一隻眼，左瞄右算，然後勾起指節，拋射出鉗在虎口的母彈——那顆被各自珍視為幸運星的戰神。瞬時，只見白色粉筆圈裡的七彩玻璃珠頓如星團迸炸，琉光碎濺，嘩啦嘩啦，輕脆炫亮地四處彈跳、滾散開。

阿如是玩伴裡年紀最大的女孩，那時她長得黑黑壯壯，略胖的腰肚把褪成淺咖啡的高飛狗撐得眼凸嘴歪，更滑稽可笑。一頭短髮粗硬地塞在耳後，終日戴著一副兩窠漩渦般厚墩墩的眼鏡，在群體中少話，總默默杵立一旁，不自覺微張嘴傻笑，曝露一股憨氣和土味。

她左眼鑲著一顆灰白色玻璃珠。那是義眼，像一九灰濁的死魚眼生硬地塞在眼窩裡，使她看上去有幾分怪異，如暴牙那般突兀、不協調，且目光呆滯。據說那是在她八、九歲時，讓哥哥宗穎玩的竹蜻蜓給不偏不倚命中，當下眼球脫出，被迫摘除。同她說話時，我常不自覺盯著那隻眼，一圈圈格外鮮豔、層次分明的古銅色虹彩，像盯著黏在臉上的一顆飯粒，直楞楞瞅著，彷彿給嚥進異次元渦流中，迷迷恍恍，直到自己忽覺赧愧。

那就像一個眾所周知但心照不宣的祕密，玩伴間從不曾觸及或談論過此事。倒是我腦海裡常情不自禁摹想著某些畫面，比方一顆白胖胖的眼球擠貢丸似暴凸出，欲掉不掉地耷掛眼眶上，或讓鋒利的手術刀刺開一條條紅豔豔的神經肌肉，像剝蚵仔活生生給拔除。

每每輸得口袋乾癟，一顆珠子不剩，阿如就使出大絕招。只見她伸舉左手，探入眼鏡縫，用中指拉下眼瞼，拇指和食指輕輕揸住眼窩，向內一掐，便好整以暇地將左眼珠子拈下。過程中，大夥闖默默，彷彿連隱身樹叢間密匝匝的蟬群都暫且噤聲。阿如蹲踞身，虎口鉗緊那顆稍大且黏糊糊的母彈，蹦地彈射出。灰白色眼珠子沉沉墜落，在地板上簌簌滾跳，所有橘黃紫青的彈珠猶如遭進擊的巨怪隕星衝撞，團團眩轉，轟地四面八方潰退。洗刮一空後，她拾起眼珠，在一旁水龍頭底下沖了沖，往衣服上擦一擦，又給塞回眼窩裡。

蟬鳴乍起。落日只殘剩一灘黃漬，大夥聳聳肩，悻悻然，頓如滾散的珠子嘩啦啦逃盡。

日後我常憶起那些黃昏，阿如雙脣微張的臉上，那隻使勁眯起的，萎皺成一團鮑魚乾的眼腔組織。長大後，一回上戲院看一部講述海盜歷險的好萊塢電影，當覷見影片中，那老在海盜頭子身旁打轉，唯唯諾諾、卑瑣滑稽的小嘍囉，緊要關頭卻出其不意掉出眼珠的一幕，我頓時心頭微震，面頰抖擻。闖暗中，看戲的人全哈哈爆笑出來（爾後那成了劇中一個鍵入式笑點，時不時被觸動），我僵坐著，只覺臉剝紅，泫然欲滴。

「那時，你是我唯一的、真正的朋友。」

玻璃窗外，疙顫顫的打樁聲驀地將人震醒。她輕撥散落額前的瀏海，又微揚起眼尾，撩動幾道細密波紋。

「只有在你面前，我才覺得自己是蔡淑如。」

「真·正·的，蔡淑如。」她又強調一次。

我也隱約意識到，小時候的自己，確實有某種可以讓人卸下面具的特質。那像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特異功能，催眠術，能讓人笑到流淚、掏出箱底的祕密，放鬆地閉上眼睛前行，一如攤開手腳仰躺於盛夏光影幻閃的游泳池。

「嗯，那確實是一段……令人懷念的時光。」我忍不住又睨了睨那隻眼，已看不出什麼異樣的眼，摸了摸那道醜皺的燙疤。

我忽忽記起那麼一天，和阿如在學校游完泳，穿著泳衣，套著泳帽，赤腳在校園火燙的水泥地板上奔竄，像兩條滑溜的魚，一路滴滴答答地跑回她家。

回到家，兩人蹣跚爬上樓，阿如進房後，隨即摘下義眼，噗通丟進一只裝水的玻璃杯內，衝進浴室盥洗。我裹著大毛巾等候，閒來無事，拉開椅子，坐在書桌前。靜默的房裡，後方櫥櫃上，磨舊的水杯底部沉著那顆灰白色眼珠子，像彈珠汽水，周遭窸窣發著小氣泡。昏黃的光影在水裡緩緩流轉，此刻它彷彿有了呼吸與溫度，靜靜地、冰冷地注視著我。

我轉開視線，翻翻散落桌面的《尼羅河女兒》、《千面女郎》，把玩一下自動鉛筆盒，一隻鈕釦眼睛鬆脫的布娃娃……，當日光落向底部抽屜，我伸手，輕扣門把凹槽，下意識索利地拉開了它。猶如打開地獄門，嘩地數十顆晶亮的眼珠四面八方迸散，骨碌碌滾竄，我抽手，向後彈，心臟瞬時跳出咽喉。待定神看，才發現那些不過是普通的、各色各樣的彈珠，阿如四處征討而來的戰利品。

不知是否身上溼著，我雙臂疙瘡竄起，感覺這房裡好似有隻眼睜睜地窺伺著，下意識回過頭，赫然發現阿如站在身後，頭髮淌著水，定定眺望我。不知何時她已戴上眼睛，忽然我在那森黃的瞳膜裡，看見了自己。

「這些年……好嗎？」我語氣稀鬆地問。那究竟是原本完好如初的蔡淑如，少了一顆眼珠子的蔡淑如，還是裝上呆拙義眼的蔡淑如呢？哪一個才是真正她？

她微笑著，緩緩啜口咖啡，說：「兩年前我結了婚，又離了婚。」

「怎麼會……？」一股莫名的焦躁感又浮現。其實我並不覺得意外，即便如今她已擁有一雙看來尋常的眼睛。

「怎麼說呢？」她指尖輕敲著杯緣。「我想大概是因為我們，終究無法正視真正的彼此吧。」

我怔望著桌上透亮的水杯，微微泛動的波光。曾經某個午日，我獨自在家，悶得慌，不知哪來的靈感，自藥箱翻出消毒砂布和膠帶，像剛動完針眼手術那樣，敷貼左眼上。宛如一塊烏雲遮罩，世界頓時黑了半邊。我伸舉手，拖拖蹭蹭地走。一隻眼睛的視角很是怪異，距離給扭曲了，變得難以拿捏，眼前的景物成了變焦鏡頭下不停往後推遠的背景，空間也鬆動起來，所有形體彷彿鎔鑄的鐵，一種海市蜃樓的幻景，走起路雖不致跌跌撞撞，卻好似步行於鬆軟的沙漠，無法踏實。

「偷偷跟你說喔，」另一尋常午日，燥悶悶的客廳，阿如驀地自漫畫堆中抬頭，目光彷彿透視一切，望著不知名的遠方，說：「我看得見別人看不見的東西。」

「真的？」我瞅了瞅那顆死氣沉沉、無法旋動的眼珠子。

「我看得見還沒發生的事，和已經發生過的事。」

「比方說什麼？」

「比方說你以後的先生長什麼模樣。」

這讓我雙眼發亮，霍地從懶洋洋斜迤沙發上翻身坐起。阿如還透露了許多，比方某次月考我將小抄貼在鉛筆盒夾層底部，上週末在床縫間用羽毛球拍挖出七塊錢，十二歲的生日蛋糕是綜合冰淇淋口味，國二才初經來潮……，諸如此類生活細節的事，像個算命師或靈媒，彷彿那些時刻她就站在我身旁，斜睨著一隻無法聚焦的眼，神祕兮兮說。

那會是一顆如同水晶球般魔幻的眼珠嗎？當時我半信半疑。不過那午日我也發現，世界其實仍完好如初，既沒黯滅，也無塌毀，只是敲斜了，驚扭了，讀起來變得吃力而已。我如此安慰自己。矇住一隻眼的我，並未看見什麼不尋常的事物，一如長大後我也沒真的嫁給醫生。

「人生很脆弱，有些東西碎掉了就沒有了，永遠不再。」她眯隙眼，望向玻璃窗外，對街熙來攘往倦鳥般各自分飛錯離的人群，吐出一縷輕煙似淡淡說。我反射性垂下眼，指尖拭起桌面的水漬。

似乎每個人對阿如都有那麼些愧疚，以致無法長久直視那隻眼睛，彷彿多少該為她的不幸負點責任，尤其是她哥哥。

宗穎和我大哥同年，是個結實精壯的大個兒，因家中開傢俱店，總見他豔日下跨著馬步，在大貨車車斗上汗涔涔搬抬沙發桌椅。他是個樸實的人，就像一棵粗勇的台灣檫，紮實於生活，風櫛雨沐也無怨尤，經常大夥玩興正濃，大人一聲召喚，他只聳聳肩，哂哂笑，旋即轉回店裡幫忙。宗穎同阿如一樣不多話，但笑聲爽直，像山谷回音似，不過我發現，每當他開懷大笑，總不經意將眼角餘光瞥向阿如，然後不露神色地，像給消聲的收音機悄悄斂起笑容。

一回，玩伴間為了遊戲規則僵持不下，便投票表決。結果瓜擘兩半，阿如和宗穎恰對峙中線兩端。雙方拉鋸著，吵嚷間，氣急敗壞的阿如忽然瞳大那顆灰涼的眼珠子，凶狠狠瞪視她哥哥，宛如咒詛般。只見宗穎驚愣著，半晌，像落敗的公雞垂下眼，嚥口無語。

「阿珍和宗穎哥呢？小孩都很大了吧？」我探問。在我想像中，他是那種依順父母之意，早早成家繼業過著平凡生活的人。

「阿珍早嫁人，住台中，生了兩個女兒。」阿如輕描淡寫地說。「我哥他沒結婚，不過曾經有一個論及婚嫁的女友。現在爸媽年紀大了，店裡生意都由他掌管。」

「離婚後，我又搬回家裡，他們住二樓，我住三樓。」

我又回想起那房間。空氣中光塵浮懸的傍晚，五斗櫃上，磨舊水杯底部那顆發著氣泡、魚眼似靜靜吐納的眼珠。我想像每天入夜後，那眼珠便這麼被拈下撲通丟進一杯冷開水中，在闐寂夜裡，兀自圓睜睜、一眨不眨地眈瞰這世界。

我又注意到外頭撻撻的打樁聲。記憶的根基持續鬆動，不斷地拆毀，重建，再朽敗破落。我意識到，這過程中，自己似乎漸漏失了什麼，一如給封起的一扇門，某種特異功能已然消匿無蹤。在某些意義上，我們或多或少都狠心背棄了阿如，一一自童年中長成、出走，從此是不再相干的人生，自顧自離去。我為此覺得有些愧疚，並為自己的愧疚而愧疚。

好一會，我們各自靜默。她又轉向窗外，睨望著對街。一大群放學的小學生像被什麼追趕似，揹著書包水壺嘩啦啦奔逃過街。我莫名眼熱了起來，啊，那顆蒼涼的玻璃眼珠，真是教人懷念。

她空洞的遙望眼神同樣令我想念，彷彿遠方懸浮著一座光島或不明星體之類的風景。那眼珠也會流淚嗎？我曾疑惑。我只目睹阿如哭過一次，印象卻極深刻。不知從何時起，其他不同掛的鄰居小孩開始瞎起鬨，戲嘲阿如為樂，說她暗戀我大哥。蔡x如愛李x樟，連學校圍牆角都讓人用紅磚刻上。某天我和阿如並肩走在街上，幾個臭男生見狀，突地像發情的公狗興勃勃躡起，吠叫著說：「啊哈哈，談戀愛喔～」。

阿如沒理會，彷彿視若無睹，只低頭快步走過。

「笑屁？」我駐足，轉頭怒瞪對方。

不知是否因眼傷的緣故，我發現，阿如似乎不太懂得捏拿人與人之間的距離，也無法精準掌握周遭的情緒，包括她自己。

「你幹嘛。」她拉拉我的衣袖，低喃了一句。

後來，我們便這麼在太陽下沉默地走著，像兩條影子似，不知作何感想，沉默地返回她家，上樓，縮蹲角落底各看各的漫畫。一個下午過去，我陰翳散盡，樂呵呵浸淫漫畫世界，驀地抬頭揆懶腰，卻瞥見埋首書中的阿如，厚厚鏡片下，一隻眼角涔涔淌著淚，已取下義眼的那隻，黑洞洞敞著，彷彿一窟給轟炸過、死絕的廢墟。

窗外，夕陽又往後退撤了一大塊，記憶潮落，只殘剩破碎的浪花，但終有一日，在毫無防備的時刻，它便又猛乍湧現，一如那深黯抽屜裡轟然迸散的眼珠。彷彿阿如無時無刻就站在我身後。

她看得出神，一動不動。我暗自訝異現代醫學技術的進步。那色層、大小一致的虹彩，鞏膜自然的光澤與濕潤感，上頭精細地分布著栩栩如生的血絲，且轉動自如的眼珠，應是歷經無數次精密的手術造就。那究竟是哪一隻眼……，我一時竟迷惘了起來。但若再細瞧，仍可看出它終究缺少了眼波流轉，所謂靈魂之屬的東西。

路上學童漸散去，三三兩兩像四處滾開的玻璃彈珠。我耳畔乍地又湧起那些年夏天，那滿枝榭浪似的蟬鳴嘶噪。

「你哥現在怎樣了？」忽然她轉頭問。

「他結婚了，也有兩個小孩。」我不假思索地說。她嘴角微微牽搐，綻露一抹蒼白無血色的笑容。

我喝下最後一口酸涼的咖啡。也許阿如所預見的那些都存在過，就像是平行宇宙，或一株繁密歧岔的樹，縮合在那顆眼珠子裡，一顆存在於光年之外，已然隕滅卻仍熠熠爍動的星體。